# 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第伍叁肆號

社址 東御街肆伍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啟蒙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 子彈旅行之奇談

▲初自右腿入 ▲今自左腿出

瀋陽訊，奉天紡紗廠內，搖紗部工人劉景喜，現年十八歲，原籍河北省衡水縣柳鐙鎮人，本年四月間，經人介紹，得入該廠工作，每日工作之餘，即住居於該廠房後之紡紗廠工人宿舍內，一切操作，倍極殷勤，且其性情和靄，同人等亦樂與之聚首，不意本月十五日，其左腿上胯外部，突然紅腫，形如普通疙疸，當時其行動困難，經其同住之工人等，爲其延聘國醫治療，該醫士數度診察之餘，判爲病狀係屬毒火，或係傷筋之症，即時開方抓藥，連服六七次，該症仍未全愈，且形勢更有繼續擴大之狀，該工人每日益感痛苦，不得已當由同人等報告廠內工長，請求廠內西醫施行醫療，然亦不克判明其爲如何病症，不過據稱，該病終須施行割治，方克奏效，當於十七日午後，由該廠醫施行手術，甫經解剖，膿血齊出，（未完）

## 新火燒紅蓮寺

▲練習遁法劍術 ▲迷信敵魔祖師（續）

叫該生燒化冲水喝後，即能放出殺人，但當發劍時會鄭重告誡，你們功夫尚未完成，此劍若一放出則自己父母朋友恐均被害，故叫各生現時務不忙用，又謂譚老師曾指示趙安酒們說，汝校有風雲雷俠派，又謂爲風流奇俠派者，爲本教之對手，你們回去詳細調查此項反動派，其調查標準謂凡眼睛是黑的，走路走得快的，即是風流奇俠派，但內中究係如何組織多數小孩均不知，謂係趙安南所傳授，後由該校當局找諸生家屬，因趙安南係豫章中學學生，年齡亦較大，係伊云認識譚老師之經過，亦頗令人捧腹，緣開學時，趙帶十八元往豫章繳費，路上竟被二叫化子扒去，叫化子之一即所謂譚老師者，譚向趙招呼并般般與之共話，詢問姓名等，後云我素知過去未來，斷人吉兇，我看你神色不對，一定失了財，趙云我并未掉落東西，後一清查，始知十八元不翼而飛，駭極向譚設法，譚云不要緊，我會遁法，錢已在我處，說畢，即從身上將原物取出，不差絲毫，且云我看你日內必有大災，（未完）

## 騾產驢牛

▲古城灣之奇聞

（包頭灣）本縣古城某鄉村民人李某者，專以務近爲生，家中騾馬成孳，突於前日所養之黑騾，生一驢一牛，活三小港，先後死亡，雲者間全村民衆，傳爲美讀，一時觀者甚衆。前擁擠，爭覩爲快，殊屬異事也。

## ▲修德詩

和

和平含養性中天。
粗暴之人不永年。
和氣致祥乖氣戾。
笑顏和合作神仙。

## 婆婆經

治家寶書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記

▲蘋英吃地瓜，婆婆曰，生冷不可吃也，汝不見君病譬竹桿耶，蘋英曰，謹受教，後不敢再吃也，

▲蘋英問爲婦之道，婆婆曰，大哉問，爲婦之道，重在三從，在家從父，從之始也，出嫁從夫，從之中也，夫死從子，從之終也，尚有四德，德容言功，三四俱全，可爲婦也，蘋英退而告於洪順，洪順曰，吾外國則不然，三從者，三鞠躬也，至於四得，我得你，你得，不得而想得也，蘋英復告婆婆，婆婆曰，是何言耶，是何言耶，

▲民國二十三年秋七月，成都米價跌，洪順喜而告於婆婆，婆婆曰，米雖賤，菜猶貴，

▲婆婆曰，吾十有五，而許字焉，二十而嫁，三十而寡，四十而抱洪順，五十找王瞎子算命，六十方爲博士太夫人，穿高跟，（見博士小說中太夫人穿高跟鞋）

## 小舞台

標王點狀元 第四幕 合配

也罷。待我來試他一試。看公主實學如何。公主。（蘋白）狀元公。（尖白）公主學究天人。才貫南土。下官實佩服之至（蘋白）好說了。（尖白）下官有點疑問欲求公主答覆。想公主高才飽學。量不難迎刃而解。（蘋白）咱家願聞。（尖白）公主請聽（蘋白）請講（尖唱）有一仙打坐在桃花院。燒煙泡我將他盤上一盤。賢公主（蘋白）狀元公。（尖唱）甚麼街有一個錦江飯店。甚麼街有家名點那廣寒。甚地點是精潔無邊槍煙。甚地點冬日和暖熱綿綿。是那裡鴛鴦燕燕穿煙雲。是那裡暖騰騰裸體不寒。是那裡新式床磁盂皮毯。是那裡掛衣架高懸屋簷。是那裏臥得高來望得遠。是那裏公館內玻璃房圈。吃煙聲氣誰先站。燒匠每杯幾個錢。賢公主（蘋白）狀元公。（尖唱）公主才學傳一貫。願聞妙語解疑難（蘋笑介唱）有咱家背轉身來自嗟嘆。狀元公可算得坐井觀天。狀元公（尖白）公主（蘋唱）咱家少見學識淺（尖白）好說了（蘋唱）未曾猜中要海涵（尖白）公主請講。（蘋白）狀元公請聽（尖白）請講。

##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某女運動家，實在使我不勝羨慕，可恨我是個蝦猫大，沒有法子可以接近她，假使我中了航空獎券五十萬元，我就想向伊求婚，究不知伊能不能夠允許我的要求，想請博士爲我預測一下。（胡錦文）

（答）你真冒失！你何以知道某女運動家愛金錢？你何以不以爲某女運動家愛運動，而你去努力運動？這就是你的冒失！

（問）蜻蜓爲什麼自己吃尾巴？（阮狗）

（答）動物之生活，無非弱肉強食，蜻蜓無力食弱者，只能吃自己尾巴。現在日本人，靠吃中國人生活，如果世上沒有中國人，日本人亦祗能吃自己尾巴。今日中國之內戰，亦因無力對外而只好自吃尾巴也。

##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

（139）

### 第一回 鶯叱燕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葉倩儂復跑去告知何君馥等。大家來輪流安慰他。無奈金英只是不快。並申言。自己現在是大覺大悟了。不說是在病中。便是人好了。自己也要退出音樂系的。連學生會主席的職務。也交給了葉倩儂代理。葉倩儂幾番勸慰他。金英也只是搖頭嘆氣。王伯年等走後。葉倩儂復跑來見金英推開病室。金英便請他在床沿坐了。葉倩儂坐在床沿上。望着她笑道。密斯金。我並非來阻你清興。實在有話告你。那陳旅長王處長又來了。金英聽了。淡淡的笑道。他們來幹甚麼。葉倩儂道。他們知你病了。來看你呀。我着把在會客室經過說給她聽了一回。金英道。你這種回覆方法頂好。以後他們再來。一概由你接見。我無論好與不好。再不和他們相見了。葉倩儂不好多說。答應了她。又退出病室。門房的聽差。迎頭走來道。葉小姐。劉教授太太來了。她要見你。或是金小姐。葉倩儂笑道。我正想去找她。她倒來了。走到會客室。劉太太提着梵亞鈴皮盒。站在會客室地上。引領而望。見了葉倩儂。說道。葉小姐。我找你來。並非別事。那金小姐送的五千塊錢。湊齊了沒有。今天已期滿了。葉倩儂笑道。你這隻梵亞鈴。可以轉售別處去罷。今天算起來。早過了你三天的限期。即或她湊齊現款。劉太太也未必肯賣給她。況是她集不到那多現款呢。劉太太一聽她說。便笑道。我那天是想趕回原籍。所以提出三天限期。恐多等時日。就誤了行程。現因尚有瑣碎事務未了。須候上一兩星期。她的款未籌齊。我多等數日無妨。即使急待需用。我先將原物交她。過數日再付款。都未爲不可。葉倩儂笑道。她的一百元定洋。劉太太也不用退回。她現已變更志向。暑假後退出音樂科。要這無用的梵亞鈴做甚麼呢。劉太太見葉倩儂一說。知此事已成泡影。站在地上就怔了好半天。才說道。葉小姐。這隻梵亞鈴。的確是義大利名貴樂器。不用說舊的。新的也要幾千美金。我知今逼不得已。也祗可將價錢略減。音樂科學生百八十名。難道另外就沒有人想要。葉倩儂想了一想。又笑道。音樂科交際廣闊。拿幾千元不當事的。除去一個金小姐。還有第二人。若教她們花上幾千洋錢。買這宗東西。那就不好辦了。劉太太又思索許久。


## 感謝良醫

邇者鄙人於本歲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兼現白點，日就愈烈，水漿難下，初就醫於存仁醫院，約經一週未見稍減，後改一醫君，誠再服兩劑，病勢頓減，無幾而白點全消，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第十五號，確爲患喉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

## 智育影院

十二十起演 施公案

## 大光明

十月廿一日起演 啼笑因緣

## 新詞戲本

滑稽時事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劇目爲居戰朝陽 逐王開會 失熱河 新國 通學 報良 黑機 蹻舞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托國出洋 學良 病買 生務上路 花先賤 文學街 害尾 捐款 劉 郵兩實大戲院河 成都新聞經售

## 招登廣告

笑俗先生要將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之篇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篇格式廣告登上請讀者可否另登

讀者年十三歲

笑其妙。買來瞧瞧。硬有味道。又不多費錢。笑得你腰痠吊。姨太太唱大觀。你若不看東西聽我報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 售書處東御街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嘉君寄我的，茲將原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嘉君讀書努力 笑俗誌謝

## 除舊佈新

亞光文化社賃閱畫報雜誌小說一回收幾部亦不另取賃費一月五角以四十元足數書價爲額社址春熙路財政廳對門

本日演唱（點狀元）每位票價二百文 包月包廂三角

無上滬道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窟售店建南土漂
煙一杯二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醫天 又可以消遣 點燈高涼風爽 燈明手枯戥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每杯三角

招登廣告 每月每方三元

大竟淋康
進化大藥房出品不拘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天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廠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經售處安當藥房華陽藥房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館場普通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凡小字每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及大字及大字不登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 第六十二回 龍虎鬥子章破五鬼 雷電爭蕭雲斬密陀

話說，徐羣率着健兒，冲進五鬼陣，密陀智禪，見沙慕尼敗走，急吹起法螺，早驚動，狴犴怪獸，一聲長嘶，由黑霧裡，直向徐羣撲來，徐羣見此物如此兇猛，不由大吃一駭，急揮肘往狴犴頭上劈去，那怪獸端的最靈不過，早一聲怪嘯，掉轉大尾，便向徐羣掃來，徐羣坐馬駭得屎尿齊流，屹定不動，徐羣只得翻身下馬，拚命遮攔，正在生死關頭，驀地手中鷟肘，似有人奪去一般，平空飛起，直向那狴犴撲去，原來這鷟鸑神肘，原是神龍所化，這狴犴怪獸，復是妖龍所養，故爾鷟鸑肘會平空躍起，復化爲金龍，來夾擊狴犴，這狴犴猛見着金龍撲來，早已大吃一駭，這兩條金龍，復奮勇夾擊，只見金光陣陣，瑞氣千條，那黑霧漸漸消蝕，密陀智禪，大吃一驚，急命沙慕尼前往夾擊，沙慕尼陡見金光突起，敵住了狴犴，徐羣仍舊安然無恙，心中正在驚異，聽密陀智禪吩咐，急倒曳銅人，縱馬來敵徐羣，還未走下土台，即聽一聲巨響，宛若山崩海倒，復聽一聲慘嘯，狴犴怪獸，已由黑霧裡，直墮落土台前，只彈了幾彈，便不動了，沙慕尼，密陀智禪，齊大吃一驚，徐羣心中驚喜不了，鷟鸑肘已落了下來，沙慕尼，不敢來戰，急回軍投南方去了，徐羣也不追趕，屯兵西方，只候中央砲響，即便往搶招魂旛，密陀智禪，陡見徐羣將狴犴怪獸擊斃，不由五內如焚，可惜了自己數十年的心血，今日竟喪於一旦，咬牙切齒，將招魂旛執住，專候徐羣前來中計，却見徐羣只守着西方，不在進取，密陀智禪，欲待展動招魂旛，徐羣又在百步之外，心中好生火冒，暗恨道，只要你不到中央來，若到中央來，徐羣孺子，我不將你碎屍萬斷，我也枉自稱雄海外，密陀智禪，正在氣惱，却聽東方砲響，顏子厚率着健兒，一馬衝來，逍遙國王鳳阿尼，舉手中雙戟，前往阻攔，那裡阻攔得住，被顏子厚幾斗，便打得氣喘吁吁，撥馬便逃，顏子厚那裡肯捨，追蹤趕來，衆軍猛見顏子厚出現，俱皆吃了一駭，莫不當先潰退，往陣中亂竄，顏子厚一馬搶入陣來，便往中央殺去，密陀智禪吹動法螺，便聽陣側，一聲怪嘯，顏子厚坐下那馬，早駭得攢轉下去，顏子厚急起身跳下，便見濃霧裡，伏着個怪獸，但見他形若野獅，目似金燈，一條尾巴，恰好似天燈桿一般，伸在背上鼻動，顏子厚大吃一驚，暗自道，這陣果然利害，這到不知他是甚麼妖法，待我打他一斗在說，便提起子午乾坤斗來，向睚眦劈去，密陀智禪，見顏子厚手中，提着對神虎，便知睚眦，絕不能傷害他性命，不由暗地叫苦，睚眦猛見神虎撲來，也威風驟減，顏子厚揮動手中雙斗，不住向睚眦劈去，這斗原是神虎所化，此時現了原形，越爲兇猛，一乘軍士，看見龍虎相鬥，暗暗叫奇，正看得出神，猛聽睚眦一聲怪嘯，直震得三軍俱倒，顏子厚早乘隙擊中了一斗，那睚眦忍着疼痛，復一聲慘嘶，陡的將身子一滾，直飛了起來，向顏子厚撲去，顏子厚見他來勢兇猛，急將身子一偏，那睚眦掃倒了十餘名軍士，直飛出陣去了，密陀智禪，見顏子厚復將睚眦打走，心裏愈亦憤怒，鳳阿尼不敢再來迎敵，直敗守中央去了，顏子厚見這陣裡黑霧沉沉，不敢輕進，只屯兵陣門，專候砲響，密陀智禪見顏子厚也未撲來，心裏愈加恨怒，急掐起訣來，喝一聲急，只見鬼兵鬼魂，齊紛紛向顏子厚撲去，一剎時天烏地暗，日月無光，鬼哭神嚎，風悲雨泣，唐軍健兒，俱皆大驚，顏子厚心中，也驚惶異常，但奉了將令，固守西方，又不敢後退，便喝着衆軍，休得驚怕，衆軍正在烏亂之際，猛聽一聲霹亮，顏子厚頭上遵冠，放出萬縷金光來，照得五鬼陣中，纖芥畢現，那些鬼卒鬼兵，紛紛後退，密陀智禪見着，知道今日大事不妙，心中正自荒亂之際，陡聽南方砲響，繡旗招展，霸林率着宋洪周霸，已繞道殺至，密陀智禪，暗自恨恨道，這南方吐火的怪獸，你可破不了他，便豫前吹動法螺，盧霸林殺入陣中，當先撞見蘇爾旦，兩個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蘇爾旦知道，盧霸林利害，不敢輕易嘗試，虛晃一柱，便向陣中退去，盧霸林率了宋洪周霸，拜馬殺入，突聽法螺悠揚，接着一聲怪嘯，晃若崩山，周霸坐不穩馬鞍，撲地便倒，宋洪盧霸林急翻身下馬，便見火光熊熊，一隻怪獸撲來，頭若虯龍，身似巨鯨，脇生四翼，額長三鬚，直向盧霸林捲來，霸林急擺手中化龍棒，奮力格住，宋洪周霸，也各撚軍器，左右夾攻，那鯨魚三兩次掃不着霸林等，不覺火噴，長嘶了聲，將口一張，四五股熊熊火焰，直向三人飛來，宋洪周霸，回頭便走，盧霸林因站得最近，逃走不迭，已被火光包圍，捲在當中，宋洪周霸掉頭見着，俱大吃一驚，

# 大明廿七俠

九六

## 第四十六回 龍寶山官復淮安任 善慶王謫居大名府

表面上暫屈四位做看家護院之人，兼爲本府衆校尉打手的教師，不知四位可担任麼，四人齊說，蒙王爺栽培，自當效勞，惟我等之意，爲暫避人耳目起見，似以不受何名目爲妥，更不必居於王府，不知千歲以爲何如，善慶王聽得四人說出這番話來，忙點頭道，四位既恁地說時，孤家不便相强，即請四位壯士在本府左近地方，覓一所屋居住如何，四人大喜，回說承蒙允諾，實爲兩便，善慶王即令府中備酒，爲四人餞風，並給白秋塘道勞，當日由善慶王親自把盞勸爵，各敬了三杯酒，然後推說自己有事，令卜安分給自己充當代表，陪五人共飲，卜安分奉命陪着五人，先向孟氏兄弟說幾句套話，然後執壺勸酒，並和白秋塘閑談別後之事，席散之後，白秋塘陪着四位內兄，謝過王爺，出離王府，投客店去住了，到了客店內，孟明對白秋塘道，老白，咱們哥們，如同閑雲野鶴，是無拘無束弄慣了的，這王府內當差，咱們實受不了，王爺既重視咱們，自應拿咱們弟兄當上賓看待，不應擺他的官體架子，咱們今日，可算得是聞所聞而來，自當見所見而去，便是捉拿公孫黨等兩個小輩，也須設計捉拿，否則他們兩人，向別處一溜，咱們縱有通天本領，尋不到他們的蹤跡，怎樣可以捉得到他呢。正是

禮貌未恭喪客意。言語冲口冷人心。

畢竟兩人能爲善慶王所用否，請看下文分解，

## 第四十七回 白秋塘畫策排敵黨 劉貴人請限捉俠士

話說孟明說罷這番不樂意的話後，白秋塘尚未開言，孟皎已是接口道，老白，咱們和馬齊鋒的難過，無非爲他抓破了貫德厚的臉，本係間接，對於公孫黨，總好算是直接有些過不去，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 王博士

## 第四回 屁股粘貼蒼蠅紙 小報感動老南瓜

王洪順道，那嗎，她住在甚麼地方呢，吳仁格搔着腦亮說道，你怎麼問來問去，都揀我不知道的問呢，王洪順把簿子一合，嘆道，中國要亡了，像我們外國人談話，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你們中國人說話，就是這樣不誠實，唉，中國要亡了，吳仁格道，烏七八糟，誰與你說假話，汪三薪從旁笑道，這宗子樣子，還要搶先說話，你看我的，還有像片例，說着，便在身旁摸皮包，吳仁格一怔，鼓着嘴說道，烏七八糟，就讓你先來介紹，說罷，回身到棹上盤內取煙，不覺嘆了一聲，只得坐下，這時王洪順復把簿子打開，向汪三薪道，你說她叫甚麼名字，汪三薪道她的名字叫這宗子，這宗子樣子的時候，王洪順驚道，她的名字叫借宗子嗎，很像日本姑娘的名字，如芳子桃子一般，說着執筆，便要開寫，汪三薪急道，這宗子樣子，不是叫這宗子，她叫老南瓜，王洪順正色道，你兩個今天，是來與我開玩笑的嗎，眞是中國要亡了，汪三薪用手指着鼻子，正色說道，她是成都第一有名交際花，姓周，名叫翠娥，王洪順笑道，你怎不早說，待我從新登記，寫完姓名問道，年齡好大，汪三薪道二十四五，王洪順道，究竟二十四嗎二十五，汪三薪道，她們妓女的年齡，那有眞的，今年她說十八歲，你隔了十年問她，還是十八歲，王洪順道，那嗎我將二十寫在上面，下側一邊一個四字，一邊五字，

（未完）